

·當代思想人物系列

當代 西方思想先河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
葉啟政主編

正中書局印行

當代西方思想人物系列

當代 西方思想先河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

葉啟政主編

正中書局印行

當代西方思想先河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

●葉啟政

人是一種懂得且善用抽象思想的動物。他所思想的，可能來自對大自然的直接經驗感受，但是，在絕大部份的時候，情形卻不是這麼樣子，其所思想的是承傳自以前人的經驗。這就是思想的社會性，它源於社會，也施於社會。

既然人的思想是源於社會，於是，一個人思想的影響力就可能因人而異。有的人影響力大，有的人影響力小，而有的人根本就沒有任何影響力。就社會而言，思想的流轉就有如河川或樹木一般，有源頭或主幹，而不同的源頭之間，又可以尋找到共同的源頭。任何時代的思想流派都可以尋找到一些共同的思想源頭。這些思想源頭成為形塑各種思想分枝的共同基礎。把這個道理套在現代西方的思想流派上，我們可以於其中找到一些最近的共同影響源頭。這些思想具有相當的決定性，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瞭解當代思想所不能或缺的思想背景。

回顧西方的思想發展，在十九世紀尋找思想的源流，其中對二十世紀之思想具決定性之影響力者不在少數。我們幾經徵詢各方面學者的意見，

也配合著出版上的實際限制，選擇了六位具有代表性的個人來。這六位分別是：

-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 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 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
-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 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把穆勒看成是自由主義的祭酒應當是不為過的。他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的分界人物，把自由的觀念由政治衍伸到社會來。其思想對後來之自由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自是不待言語之中。作者何信全教授專攻政治哲學，對穆勒素有研究，寫來深入淺出，對穆勒思想勾勒得相當清楚，是篇好的評介作品。

達爾文的演化論施及於生物與自然界，一直被奉為圭臬，其影響所及無遠弗屆。雖然美國社會學者尼士必 (R. Nisbet) 會指出，社會演化論並非源於達爾文的思想，而且其意涵性質也逕相迥異，不過，達爾文的演化論，尤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概念，無疑地對二十世紀的社會思想起了作用，

容或其間有被誤用之虞。作者徐佐銘是位哲學家，鑽研達爾文有年，其文寫來條理分明，文字潔鍊，十分易懂，尤其，對達爾文之論說掌握分寸拿捏準確，讀者一定受益良多。

馬克思對勞動與資本主義之解析左右了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社會、政治，與經濟思想，其影響之深無人出其左右。終其一生，馬克思著作等身，具有影響之作品非祇一二，要從其中理出頭緒來並非易事。王振寰教授是社會學界年輕一代的佼佼者，他的引介相當中肯，鞭辟入裏，著實掌握了馬克思思想的精髓，對初學者，這是一篇好的入門文章。

尼采是個怪傑，其作品雋永入味，文體優美且獨樹一幟，不能單純以哲學論文來看待。在十九世紀的西方世界，他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深具個性，也是最偉大的文明批判者。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精神要旨，不祇在二十世紀的思想中看到，也見諸於十九世紀其後的學者作品之中，韋伯就是一個例子。其所強調的精神獨立自主之個人的理念，至今還是西方思想界所急欲探索的課題。葉新雲教授不但是位治學嚴謹的學者，而且是位極富浪漫情懷的文人。他浸淫尼采多年，進入尼采的世界甚久，寫起尼采來如行雲流水涓涓而出。我特別欣賞的是他突破論文的格式，以散文方式，把尼采的概念化成自己的語言編織出來，讓我讀了之後，頗能隨著他的文字走入他的思想世界裏，有了融入契合的感受。這樣的寫作方式，不是有相當功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因為如此，也基於他人留居異域聯絡不便，做為

主編，我對他的文章有偏好，沒有從事統一體例的工作，而讓其文章以原稿具有的形式呈現。

佛洛伊德的理論影響所及的不祇是心理學與精神醫學，而是遍及社會、政治、人類、法律，與文學各領域。一向，對佛洛伊德理論的詮釋早已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以訛傳訛之情形甚為嚴重。陳傳興教授留學法國，專治精神分析與文學，是年輕一代對佛洛伊德思想極具素養的難得人才。當初邀請他來撰寫佛洛伊德，原是要求他寫篇引介的入門文章。不過，讀者可以看得出，陳教授所寫的不是這樣性質的文章，而是一篇極具深度和難度的論述文章。說真的，我看了之後，實在不忍因不合原先要求的形式而捨棄。相反的，我以為，應當讓它刊登出來，讓讀者分享他研究的成果。畢竟像這樣高水準的文章，並不容易看到的，我鄭重鼓勵讀者耐心地讀。讀完之後，一定會有所受益的。

最後，我們介紹的是韋伯。韋伯對二十世紀社會學科的影響，可以說是與馬克思並駕齊驅的。他以淵博的學養縱橫法律、政治、經濟、社會，與歷史等學門，稱他是西方社會思想界的祭酒，絕不為過。顧忠華教授留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專攻韋伯的社會學。由他執筆來介紹韋伯，可以說是最佳人選。他的引介文字流暢、簡潔，對韋伯豐富又繁複的作品，以簡馭繁地整理出來，若非有相當的功力，絕對作不出來的。

倘若這本書有點價值，其價值不只是在於各位作者之引介與評論具有

相當的水準，而是提供讀者們（尤其初學者）有關當代西方思想最直接、最接近的源頭。個人深以為，這是掌握整個西方思想流變，絕不可或缺的知識要件。在「當代思想人物系列」中，於各個學門之有關思想的引介之外，特別加入這本，其用意即在於此。

葉啟政識於台灣大學法學院研究室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目次

2



從古典到現代自由主義的過渡
穆勒

◎何信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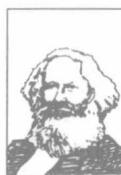
48



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超越
達爾文

◎徐佐銘

86



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超越
馬克思

◎王振寰

126



看人生、看世界
尼采

◎葉新雲

170



不可能的語言：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
佛洛依德

◎陳傳興



理性的弔詭

◎顧忠華

韋伯

「上帝已死」，尼采的名言，其實早已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的繼承者，即「新教道德」的代表者——韋伯的發明。尼采說：「上帝已死」，是因為「基督教」已經滅亡了；韋伯說：「上帝已死」，是因為「基督教」已經變成了「道德」。

為什麼「基督教」會變成「道德」呢？



新教道德的確是由基督教發展出來的，

當代思想人物系列

當代 西方思想先河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

葉啟政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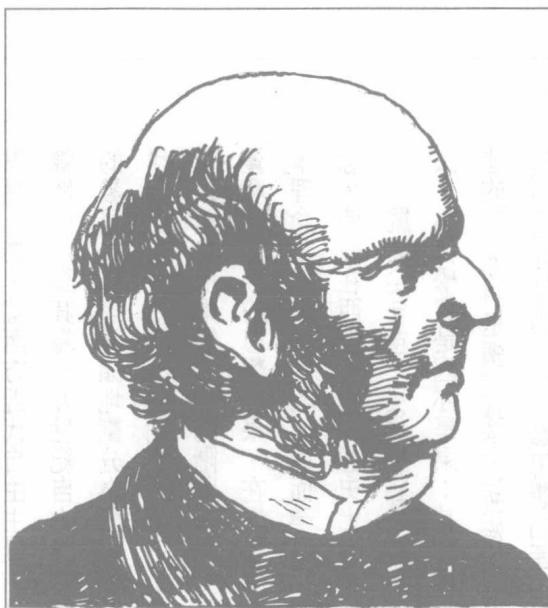
正中書局印行

從古典到現代自由主義的過渡

穆勒

何信全／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一項真理缺少相反意見的試煉，將有使其失去或減弱對人品與行為重大影響的危險，而變成祇是一種形式表白的教條。無助於為善，卻妨礙了真理的基礎，以及阻止了人們經由理性與個人經驗去獲得真實而深刻的信念之成長的機會。



／穆勒(John Mill)／

● 生於一八〇六年功利主義家庭。自幼即接受父親嚴格的教育。十六歲與朋友成立「功利學會」，旋又參加「思辨學會」。

- 一八四三年出版第一本書《邏輯系統》，奠定他在邏輯學上的地位，其他重要著作尚有《政治經濟原理》、《代議政府論》、《宗教三論》等。
- 強調真理是質的問題，而不是量的問題，因此多數不一定對的，少數不一定是錯的。

思想形成的歷程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十九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思想人物，就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發展而論，穆勒居於一種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謂其為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宗師，實不為過。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發展，可以明顯地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一為古典自由主義，一為現代自由主義。這兩個不同的階段，大致上可以穆勒為界，穆勒的自由主義，正好跨在這兩個不同的階段之上。(Sabine, 1961:674) 穆勒匯聚他之前自由主義發展累積的思想成果，在嶄新的時代課題刺激之下，對於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不斷反省咀嚼，從而孕育出對現代世界影響深遠的新的自由主義理念，使他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大放異彩。

羅素(Russell, 1968:7)在其《西洋哲學史》一書序言中，曾提出這樣的看法：「哲學家是因亦是果：其時代的制度、政治與社會環境之果，如果幸運的話，亦將是塑造身後之政治、制度所根據的理念之因。」曼漢(Mannheim, 1936:80)亦指出：「人類思想的產生與運作，並非在一社會真空之中，而來自特定的社會環境。」我們探討穆勒的思想，無疑地不能視之為憑空造出，而必須將其擺回時代背境之中，才能準確地掌握其思想形成的淵源脈絡。

十九世紀的英國正是維多利亞(Victoria)時代，維多利亞時代從一八

三七年到一九〇一年，是英國工商經濟及民主政治蓬勃發展而臻於成熟的時期，也是舊體制不斷崩落、新秩序有待重建的新舊交替時期。英國近代的民主政治發展，由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肇始，一六八九年的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確立了國會的最高立法權，否定英王有未經國會同意擅自徵稅之權，同時列舉了人民各項不容侵犯的個人自由權利，使英國的憲政輪廓，大致形成。自一六八九年之後，英國政治制度的運作以國會為核心，君主的實權繼續縮小，內閣興起，並確立內閣對國會負責的政治慣例。一七四二年內閣首相華爾波(Sir Robert Walpole)以眾議院對他有不信任的決議，毅然辭去首相之職，樹立了內閣對眾議院負責之先例。這一先例之樹立，亦是實際上確立了眾議院控制政府的權力。論者每謂英國的政治乃是「巴力門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可以說肇始於此。然而迄至十八世紀之末，眾議院儘管擁有實權，形式上為一代議機關，可是事實上卻並非真正成為人民代表的機關，並不能真正反映民意。揆其原因，在於選舉權並未普及。此一問題，直到一八三二年擴大選舉權的大改革法案之後，乃有了初步的解決。而另一方面英國社會的工商發展，自一七三三年凱依(John Kay)發明紡織機的自動梭，一七六九年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新式紡織機，尤其是一七七六年瓦特(James Watt)發明蒸氣機，使英國的工業革命正式登場。工業革命產生了中產階級的企業經營者，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

社會力量，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可以說十九世紀的英國，一方面正是處於新興中產階級要求分享貴族士紳壟斷的政治權力，以求締造更為真實成熟的民主之過渡時期；另一方面，勞工階級亦隨之興起，在一八四八年歐洲大革命的風潮之下，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普遍翻醒，使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後，政治及社會經濟方面，亦正處於革命性的變動之中。

生命歷程的際遇

穆勒生於一八〇六年，逝於一八七三年。縱觀其一生，正好經歷了英國及歐洲在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興起後所面臨的變局。穆勒是英國功利主義健將詹姆士·穆勒 (James Mill, 1773-1836) 的長子，自幼在父親有意栽培其成為功利主義傳人的情形下，接受父親嚴格的教育。穆勒三歲時即開始學希臘文，八歲時學拉丁文、數學和歷史。十二歲以後，研讀邏輯與政治經濟學。穆勒的幼年教育確實非常特別，他的教育由他父親一手負責，他每日自晨至晚，與他父親同遊共息。他父親通常給他很重的功課，幾乎超出穆勒能力之所能及。父子散步時，父親即提出問題與小穆勒辯論，並隨時指點其思想的錯誤之處。並且，由於老穆勒深悉教學相長之妙用，還特別要求穆勒在家裡負責教育自己的弟妹。在父親嚴格的調教之下，穆勒在幼年即訓練成了一位小思想家。十四歲時，父親送他到法國遊學一年，

住在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兄弟薩繆爾·邊沁(Samuel Bentham)家中。除了學習法文之外，他研讀化學、動物學與高等數學，並到法國各地旅行，增廣見識。回國之後，他已具備廣泛的思想訓練基礎，並開始透過他父親而接觸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他父親教他研讀法國學者杜蒙(Dumont)所編譯的邊沁名著《立法論》(*Traité de Législation*)，使穆勒的思想發展經由此一轉捩點，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確定了功利主義的思想方向。(Mill, 1909:46) 他除了跟邊沁的學生奧斯丁(John Austin)學羅馬法之外，十六歲時又與一批年輕朋友組織了一個「功利學會」(The Utilitarian Society)，一起研究邊沁的功利主義。不久之後，他又加入一個同樣是研究功利主義的「思辨學會」(The Speculative Debating Society)。這兩個學會對於穆勒在發展功利主義的思想歷程中，都有很大的助益。¹⁰

不過，穆勒這種自小嚴格的理智教育，固然使他獲得嚴謹的思想訓練與開闊堅實的知識基礎，然而這種偏枯的理智訓練，卻也使他在二十歲時陷入了精神危機。穆勒藉著閱讀華茲華斯(Wordsworth)、柯立芝(Coleridge)與歌德(Goethe)的詩文，滋潤自己瀕臨乾涸的心田，終於使他渡過了此一身心危機。經過此一心路歷程，他深刻地領悟到「保持心智能力的適當平衡，對我而言似乎是最重要的，情感的培養變成我的倫理與哲學信念的基本觀點之一。」(Mill, 1909:95) 此一生命歷程上的深刻經驗，似乎已註定了他在繼承邊沁功利主義的同時，要對邊沁要求嚴格地理智計算苦樂數量

的態度，有所調整與修正。

穆勒生命歷程中另一次重大的際遇，要算是二十四歲（一八三〇年）時之結識泰勒夫人（Mrs. Taylor）。穆勒在其《自傳》中對泰勒夫人極為讚許，認為其既聰慧又有德性。（Mil, 1909:120-1）在泰勒先生於一八四九年逝世後，他們終於在一八五一年結婚。穆勒在其影響後世最鉅的《自由論》一書序言中，提到此書乃是與泰勒夫人共同的心血結晶，不難看出泰勒夫人在他心路歷程中所佔的份量。穆勒晚年轉而同情社會主義，似乎跟泰勒夫人同情社會中不幸的人與勞工階級的態度，有相當的關係。他在一八六九年出版《婦女的隸屬》一書，主張婦女的才智不在男人之下，應有平等的參政之權，似乎也與他跟泰勒夫人相處的經驗有關。另外，穆勒與泰勒夫人之戀情，儘管泰勒先生似乎能夠體諒容忍，然而卻頗不能得到朋友們的諒解，使穆勒有很多年極少與朋友往來。這種社會上輿論習俗雖然不具政府權力的強制性質，卻有「千夫所指，無病而死」之強大壓力，似乎也構成穆勒在思考侵犯個人自由之來源問題時，將注意的焦點由政府轉向社會的一項重要因素。（Rapaport, 1979:xiii-xiv）

英國近代的功利主義學派，自邊沁以來即多屬熱心社會改革之人士，本諸理智計算的功利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致力於追求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因而有「哲學激進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⁴²稱。置身此一學